

独幕话剧

# 在大辩论的日子里

唐林峰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234

PD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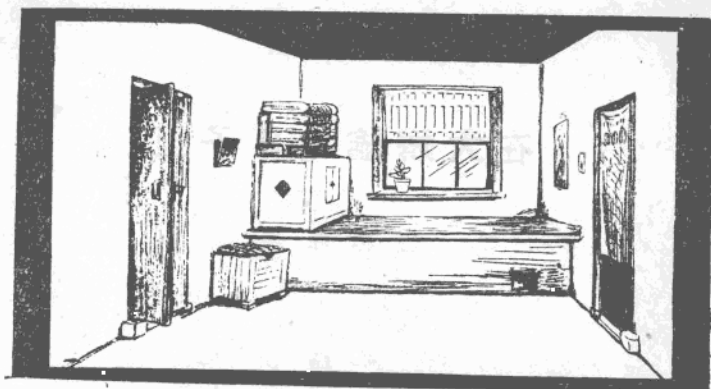
独幕话剧

# 在大辩论的日子里

唐林峰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

舞台設計 王 秋

**人 物：**房淑霞：二十岁，农业社社員，共青团員。

房大娘：四十五岁，农业社社員，房淑霞的媽媽。

刘百順：二十三岁，农业社社員，共青团員。

齐宝財：四十岁。

孩子多人(不出場)

**时 間：**一九五七年初冬，农村群众大辯論时期。

**地 点：**房淑霞的家里。

**布 景：**新盖的两間平房，右門通向院子，左門通向里屋。屋里正面是炕，炕一头放着炕柜，柜鎖着。壁上貼着几張年画。

**幕 启：**場上无人，片刻，房大娘背着一口袋黃米，吃力而又惊

慌地走进屋里，刚放下，刘百顺上。

刘百顺：哟，大娘！背的什么？我帮你背呀？

房大娘：（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）噢，百顺呀！我刚推完碾子回来。

刘百顺：大娘推的什么米呀？

房大娘：啊，黄，黄米。这不，去年园子得点糜子，我想留作种子，这些天眼瞅就要揭不开锅啦！我就把它推了。

刘百顺：怎么？大娘，粮不够啦？那也不能吃种子啊。

房大娘：那有啥法？家里留的粮早就吃完啦！

刘百顺：（疑惑地）早就吃完了？那你怎么不上社里去取呢？社里可不能讓社員家断顿哪！

房大娘：行啊！这点黄米吃净，我再到社去要也不晚哪。

刘百顺：噢！……大娘，淑霞呢？

房大娘：又找她干啥？（忙把口袋背进屋）

刘百顺：我们俱乐部剧团配合群众大辩论，找她排剧。

房大娘：（走进来）她从早上出去，到现在也没着家！

刘百顺：没着家？我俩参加完辩论会，一块儿出来的，她没回家？（想）她备不住上社俱乐部去啦？我看看去。（忙下）

（房大娘忙关上門走进里屋，将袋子背出来，放到炕上。）

房大娘：（忽然向窗外望了一眼）哎呀，她回来啦！（忙上炕开柜锁，往柜里放米口袋）

（这时，传来敲门声和淑霞的声音：“妈，开门哪！”）

房大娘：（边放袋子边答应）哎——来喽！

（敲门声紧起来：“妈！快开呀！”）

房大娘：（边锁柜边回答）哎，哎！就去开呀！（开门）

（房淑霞捂着嘴，怀抱新布和棉花走进来。）

房淑霞：門怎么給扣上啦？人家在外边都冻坏啦！

(远处傳來小孩子的吵鬧聲……。)

房大娘：噢噢……(隨機應變地)你听！這幫淘氣包，老來“光蕩門”，我就把門扣上啦！(忽轉話題)淑霞，百順找你排劇去，你沒看見他？

房淑霞：沒有。排劇我早知道了，还得一会呢！

房大娘：(看看包袱)淑霞，你哪儿来的錢买这些东西？

房淑霞：你上回不是說过年想置两件衣裳，手头缺錢么？我这是打社里借了五十元錢，到供銷社买了五丈布，三斤棉花。咱娘俩过春节做两套棉衣裳够了吧？

房大娘：滿够啊！你淨打社里借錢，算賬时錢花光了怎么办？

房淑霞：誰說的？今年我掙两千一百分哪！听會計說，一分是两角多。哼，媽若好好干，咱俩頂少也能掙三千多分。

房大娘：那也得省着点花呀！(把包袱送进里屋，又出)淑霞，社里这几天还辯論嗎？

房淑霞：可不，辯論的热火朝天的；这两天社員都在檢查和批判資本主义思想呢！

房大娘：唉哟！社員有啥資本主义思想？

房淑霞：怎么沒有？在檢查对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看法时，有的人就不贊成。有些社員，口喊拥护国家統購統銷政策，可是他家余粮吃不了，还楞說不够吃！

房大娘：淑霞，你年輕輕的，可別說話沒影儿，也兴許有的人家就真不够吃。

房淑霞：我不信！我沒看見誰家断过頓。媽，据我知道，有好几家存余粮不願卖給国家，他們不說，在会上我就給他抖露出来！

房大娘：哎呀！你可別跟着瞎吵吵呀！你听媽的話：出头的椽子先烂呀！

房淑霞：哼，我才不听那一套呢！咱不能瞪着眼睛讓資本主义思想来害咱們社員！

（院內傳來喊声：“淑霞在家沒有？俱樂部等她排劇哪！”）

房淑霞：就去呀！媽，你怎么不到社参加辯論会去呢？

房大娘：你去还不行么？你回来对我学說学說就行啦。

（房淑霞下。房大娘剛要上炕，門輕輕地推开了，齐宝財躡手躡脚上。）

房大娘：（一驚）噢，她表舅来了。

齐宝財：剛到。（环視一下，低声地）怎么样？車来啦，拴在后园子里了。

房大娘：有人看見你赶車进村嗎？

齐宝財：我从村后小道磨进来的。嘻，二姐，咱們装車吧！

房大娘：装車？（犹豫地）哦，……那黃米我不打算卖啦。

齐宝財：（出乎意外地）不卖啦？怎么？二姐，难道嫌价錢少嗎？

我一斤黃米給你八分錢，比国家收購价还多着（伸出两个指头）这个数呀！

房大娘：我知道你不能給我亏吃。你不知道，淑霞这丫头回家常叨咕，說这个社員有資本主义思想啦，那个社員又自私啦。

我一听心就煩啦！

齐宝財：她叨咕她的，你装沒听着就行啦。

房大娘：不是啊！日久天长了，石头脑筋也能透进亮，我一寻思孩子講的話，怪有道理的。虽說我早存的黃米沒对孩子說过，可現在把米拿出来卖給国家也不晚哪。也省得落个打馬牛惊！不然叫社員知道了，一則淑霞臉不光彩，二則我这个老臉往哪儿搁？

齐宝財：（胸有成竹地）嘿嘿，二姐，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！咱們装完車順小道运走，他媽的，神仙也难知道。再說，二姐，你現在拿出来卖給国家，少卖錢不說，还得受批判，这也犯不

上啊！

房大娘：怎么？还得受批判？

齐宝财：可不！我的二姐，要不还大辯論干什么？你們寻思卖给国家就完事儿啦？还得在会上作典型来批判呢！这还不照样丢人？实不相瞒，我若不是为了二姐你，我也不趁这个时候冒这个險。我耽誤拉一天脚少掙多少錢哪？这不都因为咱們沾亲带故？虽说咱們不是亲表亲，可亲戚总是亲戚呀！

房大娘：（犹豫地）哦……我也就是怕这个。头两天听说村里要辯論，我就担心家里这几百斤黄米叫人家知道，所以才答应給你卖，也省得担这份心。反正以后咱再也不干这个了……

齐宝财：是啊，我的二姐，这不就最后一次嗎？

房大娘：（决定了）那……再不，我看你先躲躲，等我把黄米从仓里全弄出来，你晚一点装车，趁黑走。

齐宝财：二姐这个招妙，妙！那，你弄黄米吧！我先到后头老李家去一趟，他那还有点花生……等装车的时候我就回来。

（齐宝财下。房大娘看了一下柜子随下。）

（房淑霞和刘百順上。）

房淑霞：（环视无人）咦，哪儿去了？刘百順，你在道上跟我說的是真的嗎？

刘百順：咱也不能保准是真的，要不怎么問你呢？咱們都是共青团員，我可是怎么想就怎么說。我觉得大娘那么会过日子，甚至下米数粒，燒柴查根，怎么会一年留的吃粮沒到时候就完了，連糜子种都推了，这是真的嗎？

房淑霞：推糜子种？头些天，我媽对我說，我家陈糜子一粒也沒有啦！（沉思）这些天，我一回家媽就跟我吵吵說不够吃，我

也納悶，嘴說不够吃，可天天不斷頓。我不管家務事，也不知底細……（想了一下）這樣吧，百順，你別听她吵吵，等我了解一下，要真正揭不開鍋的時候，你再跟社說給我媽糧。

劉百順：那也好，不過要真缺糧，你可得說呀！淑霞，大娘回來，你可別對她說這些話，要不是真的，老人家可受不了！

房淑霞：（笑）我也不是三歲兩歲小孩子會學舌！我慢慢了解。

劉百順：好，你是大孩子！（淑霞白他一眼）咱們書歸正傳吧，你快拿衣裳咱們走啊！

房淑霞：哎。（一看櫃子鎖着）哎呀！鑰匙還讓我媽帶走啦，我出去找她。（欲走）

劉百順：我去找吧。（忙下）

（片刻，傳來三下敲門聲。）

房淑霞：誰這樣敲門？（外邊傳來孩子的吵鬧聲，低聲自語地）這幫淘氣包又來了！（握緊拳頭，躡手躡腳藏在門旁）

（門輕輕地推開了，齊寶財縮頭探腦的，輕輕地走進屋裡；恰好房淑霞被門擋在門後。）

房淑霞：（猛地竄了出來，大聲吓唬地）好！淘氣包往哪跑？（舉拳欲打）

齊寶財：（一驚）誰？

房淑霞：（楞住）呀，是表舅呀，我當又是那幫淘氣包哪！

齊寶財：哎呀，你可真吓壞了我！

房淑霞：（慚愧地）啥時候來的？表舅。

齊寶財：剛到。你媽哪？

房淑霞：誰知道她上哪去了。表舅趕車來的？

齊寶財：走着來的，今個兒沒拉腳。

房淑霞：表舅下鄉有事吧？

齊寶財：嗯，到後村有點小事，路過你們村，就便看看你們。淑霞，我要走了。（欲走）

房淑霞：忙啥？

齐宝财：不，我得赶紧办完事赶回去，明个还得出車哪！（下）

房淑霞：（站在門前自语地）奇怪！他又找啥便宜来了？

（房大娘边拍衣裳边上。）

房淑霞：哎呀！你上哪去了？刚才表舅来了，看你不在家又走了。

房大娘：噢，他没说什么？

房淑霞：沒有。媽，快把鑰匙給我吧！我找料子褲子和花棉袄。

房大娘：不年不节的穿新衣裳干啥？

房淑霞：我們排剧用哪。（欲上炕）媽，鑰匙給我吧！

房大娘：（搶先上炕）我給你找，你不知在哪儿，淨乱翻！（手在柜里乱摸）淑霞，你先去脫衣裳吧！

房淑霞：媽，我借給別人穿。（看媽摸了片时也沒找出衣裳，便焦急地）媽，还是讓我找吧！我知道那花棉袄在哪儿。

房大娘：哎，哎，这不找到啦！（順手扔出一件麻花旧棉褲）給你！

房淑霞：（竄声笑起来）媽，你給我找的啥呀？

房大娘：（生气地）啥？你不是要花棉袄嗎？

房淑霞：媽，你看这是我的花棉袄嗎！

房大娘：（回头一看，哭笑不得地）咳！讓你把我催糊涂啦！

房淑霞：（笑着推媽）还是我找吧！

房大娘：啊，找到啦！（順手又扔出一條透着的新帆布口袋）你的料子褲！

房淑霞：（笑）媽，今个你怎么啦？料子褲和花棉袄都不認識啦！

（爬上炕，突然看柜里）啊！媽，柜子里怎么放着个袋子？

房大娘：（支吾地）啊，袋子？哪是个袋子呢！是个大包袱呀！（費力地抽出料子褲和花棉袄）給你，在这啦！（忙鎖上）

房淑霞：啥包袱还那么沉？你看把褲子都压好几道褶子。

房大娘：咳咳，啊——那是我头晌拆洗枕头倒出来的蕎麦皮，就装在那袋子里啦。

房淑霞：蕎麦皮能这么沉？（看出这里不对劲儿，单刀直入地）媽，咱家还有陈黄米嗎？

房大娘：黄米？啊，还有一点，你想吃粘干飯啦？

房淑霞：我倒不想吃呀。媽，辯論会上有人說，咱家还有不少陈黄米……

房大娘：（急打断女儿的話）誰說的？誰說的？

房淑霞：問誰說的干啥？有就有唄，沒有就拉倒！

房大娘：啊——你不告訴我也知道了！准是刘百順这小子說的！

房淑霞：媽，你可別乱猜！

房大娘：哼，跑不了他！他說也不怕他，咱家那黄米是作种子的，也不是偷来的。

房淑霞：媽，你不說咱家黄米一粒也沒有了嗎？

房大娘：是啊，我寻思吃光了……后来我才想起咱还留了些种子。

（刘百順匆忙上。）

刘百順：……哟，大娘，回来啦！

房大娘：（带搭不理地）回来啦！

刘百順：淑霞，大家等咱們去对台詞呢！咱們走吧！

房淑霞：好，就走。（拿起衣服包隨刘百順下）

房大娘：（望着窗外，撇着嘴自語地）哼，人光看外表不行啊！（扣上門。回到炕上要开櫃子）

（片刻，傳來敲門声。）

房大娘：哎——（心神不安地一下坐在炕上）誰呀？

齐宝财：（轻声地）二姐，是我！

房大娘：（开门）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
齐宝财：我着急呀！别叫人家看见。怎么样，黄米都弄出来了？

房大娘：仓里那两袋已经弄出来了，不过，我真不想叫你拉走啦。

齐宝财：怎么？

房大娘：他表舅，头回，我寻思把黄米都从仓里弄出来放在柜子里，等你来时装车也方便，谁想刚放了一袋，淑霞就来家找衣裳，叫她看着了。

齐宝财：（失望而吃惊地）啊，那，她打开袋子看了没有？她知道那是黄米？

房大娘：看是没看着，不过淑霞那孩子心眼儿多呀！

齐宝财：（松了口气）有一百个心眼儿，只要她没看着就好办！我看把那黄米拿走，她不就抓不着什么啦！

房大娘：（觉得也对）噢……（又觉得有问题）不行啊，淑霞当时问我袋子里装的啥，我说装的蕎麦皮，她要问那袋子哪去了怎么办？

齐宝财：（想）那也好办！你不会换上一袋子蕎麦皮照样放进去——这叫“狸猫换太子”，嘻嘻……

房大娘：哼，我看你就是个狸猫，心眼真多！

齐宝财：咳，你照我的法儿走，没有错！你把那袋子拿出来吧！我去把你仓里那两袋先装上车。

房大娘：咳，我可是真没了主意啦！你快装快走吧！

（齐宝财下。房大娘上炕开柜子，把袋子搬出来。片刻，齐宝财上。）

齐宝财：装好了。来，这一袋，帮我上肩！（齐宝财扛好，向外走）

房大娘：（刚开开门，忽然惊慌地）来人啦！

齐宝财：（惊惧地）谁？

房大娘：没看清，好象淑霞和刘百顺。

齐宝财：他俩？（双腿不自主的哆嗦起来）

房大娘：你快背进里屋先猫一会吧。

（齐宝财钻进里屋，房淑霞和刘百顺喜笑颜开地上。）

房大娘：（不满地）屁大的工夫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

房淑霞：我们俩在咱家找个清静地方对台词。今天晚上，就要演出啦！

刘百顺：大娘，俱乐部人太乱，太吵。

房大娘：（站在里屋门旁）对台词，象念八卦似的，我一听心就烦，还是到别的家去对吧！

房淑霞：（故意生气地）我们小点声对还不行吗？若不，我们到里屋去对。

房大娘：（忙拦住）你们在这屋对吧！对吧！我还得上里屋做活计去！（拿起针线仍不安地坐在炕一头）

（二人互相一笑，递了个眼色，便对起来。）

房淑霞：百顺，你听我说，我扮演这个老太太角色，我是这么体会的：这个老太太多留粮，还说不够吃，把粮藏起来想卖给私商，多捞几个钱，这主要是她脑子里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。对不？

刘百顺：对呀，我也这么想，虽然那个投机倒把的坏蛋来勾引她，可那老太太要没这种思想，她怎么会上钩呢？

房大娘：（吃惊地）你们讲的都是真事吗？

刘百顺：剧本都是根据实事编的。

房大娘：啊，这照哪家的事儿编的？

房淑霞：咱村的事儿呗！

（二人又互相会意地对起来。这时齐宝财偷从门帘缝隙里往外窥视。房大娘暗给他递眼色，他退回。）

房淑霞：百顺，你说这个老太太怎么转变的？

刘百順：主要看这老太太能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啦！噢，这剧本上的老太太，人家可認識到了。你看那老太太把黄米卖給了私販子，后来不是看出那私販子熊了她嗎？

房大娘：怎么？那老太太也卖黄米……噢，我說是她卖黄米？

刘百順：可不。卖了好几百斤哪！那私販子賤价买，高价卖，狠狠的扒了老太太一层皮不說，还扰乱市場的物价……

房淑霞：后来叫政府捉住了。

房大娘：捉住啦？

刘百順：可不，这样事儿还能瞞住群众的眼晴？結果叫群众檢舉啦。多亏老太太这时候也明白啦，那私販子給的价錢看着象挺高，其实是把好黄米按次黄米的价錢給的。老太太就上政府去揭发了那私販子。

房淑霞：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政府干部看見老太太来揭发，非常高兴，对那老太太說：你做的很对，这粮食是国家的宝，工厂工人弟兄需要粮食，生产原料需要粮食，军队需要粮食，国家为了稳定人民的生活也需儲备一些粮食，你想，咱們要是讓那些粮耗子来破坏統購統銷，扰乱市場，人民生活怎能安定？国防怎么能巩固？那老太太听了心里象开了窍，說：是啊，是啊，这回我可真明白过来啦……（看母亲听得入神，点了一句）噢，百順，那老太太最后怎么处分啦？

房大娘：是呀！剧本最后是咋处分了老太太的？

刘百順：老太太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和資本主义一刀两断，所以沒受处分。

房大娘：老太太的粮咋办啦？

刘百順：还是貨归原主唄。

房淑霞：可是那个私販子可倒霉啦！

刘百順：倒霉？哼，那私販子，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！应当受法

律处分！

房大娘：噢……

房淑霞：扯远啦，咱俩对词吧！（一看剧本想起）我那个剧本在里屋呢！（起来欲进里屋）

房大娘：（忙拦）你们坐着先对吧，我给你拿去。

房淑霞：妈，你找不着。（掀帘子）

（齐宝财装着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又打哈欠又伸懒腰地走出来。）

房淑霞：（吓了一跳）表舅！

齐宝财：（身后沾了几块棉絮，打着哈欠）啊——哈——（对刘百顺）啊，百顺也来了，嘻嘻……

房淑霞：表舅，你不说今个要走吗？

齐宝财：（望了房大娘一眼）咳，我打后村回来，两腿就算迈不开了，我进里屋歇歇脚，嘿嘿，倒下就睡过站了！（故意对房大娘）二姐，你怎么不招呼我哪！

房大娘：（惊慌）忘啦，（支使地）你趁早赶路吧！

房淑霞：天快黑了！明天走吧！

齐宝财：（欲走）不，明天还得起早出车哪！

刘百顺：齐老叔，你赶车来的？

齐宝财：步行来的，嘿……

（院里突然传来孩子们的喊声：“吁——淑霞大姐，车找着啦，赶来啦！”淑霞闻声跑出，屋里人都从玻璃窗向外望；齐宝财畏惧不安，不知所措。）

刘百顺：（对外）淑霞，车上装的什么？

（院内传来房淑霞的回声：“车上装着两口袋黄米，还有一口袋花生！”）

房大娘与齐宝财窘住。）

刘百顺：（惊奇地）车上装的黄米和花生？（对外）淑霞，谁的车呀？

齐宝财：（故作镇静地）不定谁家推碾子车跑了，放它吧！牲口自

个能找到家呀！

刘百顺：我出去看看，誰推碾子，我去給他送去。（急下）

齐宝财：（对房大娘跺脚）糟啦！

房大娘：我說今个不讓你装車，你偏要装車！

齐宝财：（变了顏色）哼！一条繩子拴两个蚂蚱，一个跑不了，一个蹦不了！二姐，咱丑話可說在头里，你得劝住淑霞这丫头，不然……这黃米可是我不願意买，你逼着我拉的！

房大娘：啥？我逼着你拉的？

齐宝财：是啊，你別忘了：你过去还支使我卖过两回粮食……我本不願意干……

房大娘：天哪！是我支使你的？不是你来央求我的嗎？

齐宝财：哼！那話就分怎么說了！（看窗外）他們来了，二姐，你看着办吧，偷卖余粮这罪过可不小！

房（淑霞和刘百顺走进。）

刘百顺：（明知故問地向齐宝财）院里跑来那輛騾車，好象是你的！

齐宝财：（含糊地）我，我沒有赶車来。

刘百顺：啊，不是你的車？好，淑霞，咱們把車赶到社里去。

齐宝财：嘻嘻，是，是我的車。

房淑霞：你不是步行来的嗎？

齐宝财：（无可答辯地）那，那……

刘百顺：（帶点怒顏）你別这个那个了，你就实說吧！你那車上装的黃米和花生哪儿来的？

齐宝财：啊……（看了房大娘一眼）那黃米是我拿粮食换来的，不信你問淑霞她媽！（对房大娘）二姐，你說，是不是我拿包米換的？二斤包米頂一斤黃米！

房大娘：二斤頂一斤……

齐宝财：啊，是吧！你媽都这么說，这还假嗎？

刘百順：那花生呢？

齐宝財：花生……花生是你媽送給我的呀！

房淑霞：（着急地）怎么？媽，这是真的？

房大娘：（气极）他胡說！齐宝財！那黃米是你勾引我卖給你的！

花生是后边单干戶老李家的！我現在才認出你是个什么人！淑霞，你媽是鬼迷心窍啦，叫这个鬼东西騙啦！

房淑霞：啊……

刘百順：大娘你坐下，別生气！（对齐宝財）一斤黃米你給她多少錢？

房大娘：一斤他給我八分哪。

房淑霞：（吃惊地）八分？国家收購每斤黃米还一角錢呢！

房大娘：（惊）啊？一角？啊，（对齐宝財）我算瞎了眼！沒看出你长一肚子花花腸子！

齐宝財：哼！那是姜太公釣魚——願者上鉤！这黃米是你硬踹給我的！

刘百順：（对齐宝財）你別装蒜！你还想滑过去嗎？

房大娘：我硬踹給你的？你想倒咬一口，我不怕；反正我現在心里明白过来啦！跟你这样的人走沒好道！社里怎么处分我，我怎么領，可不能輕饒了你！

刘百順：大娘，你別着急，这些事儿我們都知道，院子里那車就是我跟淑霞叫那些孩子們去找的。

房淑霞：我知道，他来就沒好事儿，这么远的道，他能不赶車来？

房大娘：（懺悔地）咳！媽对不起你呀！我若沒有資本主义思想，他能騙得了我嗎？

齐宝財：（忽然換了苦臉）我說百順，淑霞，好外甥女儿，你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放我走吧，下回我再也不走私了。

房大娘：（气愤地）是狗改不了吃屎！

房淑霞：放你走？哪那么便宜！

刘百顺：放了你，你好再去骗人哪！淑霞，咱们把车上的黄米给大娘背进来吧！

房大娘：（忙拦）可不要背进来！你们还用他的车，送到供销社给国家吧！

刘百顺：大娘，你的粮不是不够吗？

房大娘：怎么不够啊？这都是你大娘糊涂啊！

房淑霞：妈，你想通啦！

房大娘：再不通，我就掉进火坑啦！明个我还要跟社里说说，狠狠地检查我的资本主义思想哪！

刘百顺：（高兴地）大娘做的对！（向齐宝财）劳驾吧！一块到社里去吧，送完黄米，咱们再和你算花生账去。走呀！

房大娘：百顺！你们台词若没对熟，回头再来对吧。刚才你们对的那词儿可真让我心开窍啦！

刘百顺：好啊！（兴奋地）我看咱们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演给观众看，这不是现成的戏吗！

房大娘：对！应当叫大伙都明白：资本主义道儿是走不得啊！

——幕急落——